

## 思，阿嬤

進入護專之後，生、老、病、死不在只是片面的文字，而是我們並需真實體會的一種感覺。一直以為可以堅強的面對親人的離去，然而想起了卻又潸然淚下，就在去年的八月，阿嬤結束了在人世八十七年的充實人生，在醫院嚥下最後一口氣，永遠離開我們。

去年的暑假來了個強烈大颱風。因為前幾天阿嬤在家裡暈倒，緊急送到奇美醫院加護病房，母親開著車來到奇美醫院，凜冽刺骨的風又急又快，冰冷的傾盆大雨打在車上，又快速的滑落，窗外的世界是沉重且憂鬱的，烏黑的蒼穹透不出一絲光輝。踏出車子奔往醫院，全身早已沾上許多雨滴，來不及拍打這些頑皮的水珠，我們坐上電梯緩緩到達加護病房外頭，幾位家屬正在外頭踱步，焦急的心情寫在臉上，過了幾分鐘護理人員開啟隔離門讓我們進去，戴上口罩、洗了手，我們繞過無數個病床，終於到達阿嬤的床。

從小到大讓我難過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沒有我看到阿嬤這一瞬間的衝擊還要大，看到阿嬤躺在病床上、帶著氧氣罩慢慢的呼吸，身邊有很多我還不知道什麼作用的儀器，心像是被人用鐵槌狠狠敲打的痛楚，淚水早已在眼眶打轉，我轉過身背對著阿嬤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「那好像不是我記憶中的阿嬤，他好像不是我認識的人……」有股聲音在空盪的心裡頭迴響，淚水再也止不住，潰堤了。我帶著搖晃的身軀走

到遠處，猶如行屍走肉般，此時我看見對面病床來了一個強壯的男子，拿著嘔吐袋嘩啦啦的吐著，看的出神時，母親叫住我，要我跟阿嬤說再見，短暫的會客時間結束。走出病房後，我看著那沉重的自動門關上，裡頭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，與世隔絕，令人窒息。

兩天之後，母親又再度與我前往醫院看阿嬤，到了病床邊我看到許久不見、去大陸工作的二伯。我靠在床邊叫了一聲阿嬤，眼淚又止不住的滑落，虛弱阿嬤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眼裡似乎想說些什麼，我跟踉倒退了幾步走到洗手檯痛哭失聲，身旁幾位護理人員忙錄的推著車走來走去，呼吸器的聲音從沒停過，就像是某種尖銳刺耳的嘲笑聲，我把淚水在臉上胡亂抹掉之後，又走回阿嬤的病榻旁。此時母親叫我幫阿嬤做按摩，當下我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只是發愣，一旁護理人員臉頰漾著微笑看著我們，母親告訴她說：「女兒都要當護士了，還不來學學看？」，她走來與母親寒暄幾句，離開前對我眨眼微笑，溫暖的像是春天和煦的陽光。我走到床欄旁握住阿嬤冰冷的手，母親為阿嬤按摩孱弱的身軀，我把阿嬤的手握的好緊，我想到小時候阿嬤帶我們出去踏青，總是緊握我的小手，深怕我離開她的視線會有危險，現在換我握住阿嬤的手，我真心希望她可以就這樣被我握著，握到好久好久以後……

阿嬤告訴母親說，她想要裝上心搏器：「尬伊拼一下！」阿嬤喘著

氣告訴母親，臉上卻滿是堅定與正經。我想阿嬤是想要跟死神做最後的拔河吧，一手拉拔六個孩子長大的堅強阿嬤，到了最後仍是不願向命運低頭，讓我敬佩不已。話題轉了個彎，阿嬤開始交待了她的後事，我不忍心傾聽，在病床邊又留下眼淚，二伯走過來說：「哭什麼呢？阿嬤活了這麼長久了，如果她累了，就讓她回去吧！」或許對吧？我想。但我願意相信阿嬤的求生意志，我願意等阿嬤可以下床的那天，我願意牽著她的手，陪她去散步也好，再也不要任性不理阿嬤了，每年的年夜飯一定乖乖回去吃的，「阿嬤！要等我當上護理師那天喔！」我在心裡告訴自己。那天晚上，住在大陸的親戚全都回來台灣了。但那天卻是，我最後一次這樣握住阿嬤的手，最後一次和阿嬤道別……

隔天一早急促的鈴聲劃破了我們的夢境，親戚已簽下放棄急救的同意書，讓阿嬤在睡夢中辭世，別再經歷搶救的痛苦，讓她在見過遠離家鄉數年的親戚之後，沒有遺憾的回到故鄉天國，與阿公作伴了。下午母親開著車子前往殯儀館，「阿嬤是在睡夢中走了，沒有病痛。」母親說，「嗯。」我擠出唯一能夠發出的聲音，是哽咽的鼻音和著百感交集的心情。颱風很快就走了，阿嬤在放晴的時候離開，一定也覺得很溫暖，燦爛的陽光糝滿在臉頰，或許是阿嬤偷偷的親吻我們吧！可是阿嬤，我們真的好想妳……

我們跟著親戚來到祭拜之處，然後緩緩進入一間靜謐的小房間，

溫度驟降，我知道阿嬤應該在這裡，前方的人停住腳步，此時我看到阿嬤被一塊豔黃的布蓋起來，大家拿著香叩拜，法師開始念念有詞，我的淚水也開始落下，眼前的阿嬤，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溫柔拍著我的肩膀，或者是親切的叫喚著我的名字，溫熱的淚水延著早已發燙的面頰，滴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濺起細小的水珠，我完全無法自己。叩拜結束之後與親戚們促膝長談，許久未見面，很多生疏的面孔早已不認得，人群中有個很小的孩子蹦蹦跳跳的穿梭著，詢問之下發現原來他是我的小姪子，睜著水汪汪的大眼叫我姑姑，他是個大陸人，圓胖的臉，骨碌碌的黑眼珠轉動著，長的真是可愛，短短的四肢不時舞動，突然發覺他像是個強韌的生命力，在阿嬤離開後，在大家心中扎根，破土而出，然後茁壯。

連續幾天的宗教儀式，我們拿著經文跟著法師念，一次都需要念不少本，看著那些沒有主詞、動詞還有形容詞的長篇經文，一大串的念著，有時讓人覺得身心俱疲，但想起這是我們能夠為阿嬤做的最後一件事，打起精神、挺直了腰桿，繼續念下去。念完經文的空檔，親戚們圍著桌子坐下，拿金紙開始摺，另類的成為我們難能可貴的交流時間，姪子在人群之中跑來跑去，發出稚嫩的笑聲，逗趣的樣子消除了一天的疲憊。我在想，阿嬤的離開，讓我們這些分隔兩地的親戚終於又能聚在一起了，這一定也是阿嬤樂見的吧！

最後的時刻我們來到焚化廠，跟十年前阿公過世時的景色大不相同，器械早已先進許多。阿嬤細碎的骨灰被細心裝到桶子裡，因為阿嬤年紀大，骨頭已經脆化，與解剖學教室的骨頭有如天壤之別，想到親愛的阿嬤已變成眼前這些骨灰，鼻頭一酸，心也緊縮了一下，早已熱淚盈眶。清亮的念經聲迴盪整個寧靜的房間，法師在我們將骨灰歸位時念起了佛經，姑姑笑著說：「阿嬤跟阿公是鄰居呢！」我擦掉了眼角殘餘的淚水，真是太好了，阿嬤妳說是不是？

循著回憶裡走，依稀記得阿嬤小時候帶著我們長大，我與哥哥最常和她到父親公司附近的大賣場玩遊戲，阿嬤常常從口袋掏出皺皺的一百元鈔票，默默、慈愛的看著我們兄妹倆在遊樂場鑽來鑽去，像兩條重獲自由的魚兒，自在又快樂；玩累了幫我們買了甜膩的可麗餅，兩個小孩子就在她面前大快朵頤一番，那熱餅甜膩的滋味加上這些幸福的回憶，是阿嬤留給我們這些子孫最珍貴的寶物。長大後因為叛逆，甚少與阿嬤碰面，前年阿嬤邀約一同吃年夜飯，我竟一口回絕，事到如今十分懊悔，錯過與阿嬤最後一次吃飯的機會，再也吃不到阿嬤親手煮的清甜魚湯，那叫阿嬤家的地方，也少了阿嬤，這一切最後卻只能夢裡追思懷念了。

人們常常感嘆：「失去才懂珍惜」，每分每秒都有人深深體悟到這句話，有的刻骨銘心，有的著實讓人痛的心碎。阿嬤，雖然妳走了，

但我們真的都很愛妳，我永遠記得阿嬤拉拔我長大的那雙手，在她生命脆弱之時我也緊握的那雙手，我知道我必須把這些愛傳承下去，我還不了給阿嬤的愛，繼續傳給更多人。在阿嬤離開之後的每一天，要活得更快樂，因為我知道，阿嬤一直都在我身邊。

「阿嬤，我一定會當一個好護理師，我們打勾勾，一起把愛傳下去吧！」今天的陽光是如此刺眼，阿嬤一定躲在廣大的蒼穹之中，親吻著她愛的人吧！